何心隱先生爨桐集

刻何心隱爨桐集敘

向讀卓吾何心隱論竊高其人尋以不得讀其書為恨秌夜篝燈簡敝簏亂帙中得心隱寫本一部先君子手澤存焉泣數行下念先君子賦質忠信亦十室中人惟砣砣以教子為樂

河古園藏刊

故于往哲遺書多購藏焉宿不孝于學無所窺但勉讀父書期仰赴先君子屬望之意茲本世未有衆見者聞屢有搜而未獲輒自謂為一家之書曷若為一國之書為天下之書先君子之澤不更溥哉乃出而謀諸麻城

孝孟白先生仁和鉞長人先生暨同
社易子曦侯陳子孺子梅子惠連陳
子士業王子屺生史子孟勗劉子聖
初李子公楫周子叔毅筆意欲授之
梓人而私許之曰江陵相國間世奇
才讀其集猶有餘慕曾不能容一布

衣未免白璧微瑕即心隱師法孔子布帛菽粟初何奇怪而坐忤時相咸亦心隱之不足歟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有甲乙兩國手俱以活人為心甲則教人調養元氣保合精神勿使受病其言若迂緩不切痛養者乙則診

脉視息臨死瀕危施以針灸投以猛劑移换臟腑接續性命功效亦甚竒捷而聞彼迂緩之論不但乙不喜甲即病者亦不樂聞甲矣當時江陵柄

國

聖主冲齡獨焦劳重任内安外攘所

謂刀刀見血棒棒有痕非欺人語也條陳學政不欲以空言肆害慮患誠深乃有聚徒而處聯席而譚字字運緩者出而抗之設令天下翕然宗往適以爭相國之衡將使相國之權不伸而相國之志不遂恭之何不亟謀

除此布衣耶雖然相國焦頭爛額人也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以心隱侍君側相國不愈逸乎惜夫當日無以此語相國者倘相國今日而在讀此遺編當必曰冥冥之中負我良友定爲之傳其書以報其死

斷不至落草莽中令書生輩爲桓譚笑

天啓乙丑年除夕楚蘄州張宿題於何怙園

何心隱論

明溫陵李贄撰

何心隱即梁汝元也余不識何心隱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隱論之世之論心隱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滿之者亦有三高心隱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

何怡園藏刻

也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以爲人盡死也百憂愴心萬事瘁形以至五内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殺鬼殺寧差別乎且斷頭則死斷腸則死孰快百藥成毒一毒而藥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審之熟矣豈公之不畏死也其文高之者曰公誦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難在以天下爲家而不有其家以

羣賢爲命而不以田宅爲命故能爲出類拔萃之人爲首出庶物之人爲魯國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萬世之儒一人也公旣獨爲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於人者亦以是矣公烏得免死哉削跡伐木絶陳畏匡孔聖之幾死者亦屢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爲得正而斃矣不幸而死獨不曰仁人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辭也然

則公非畏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謂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則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歟其又高之者曰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然則仲尼雖聖效之則爲顰學之則爲步醜婦之賤態公不爾爲也公以爲世人聞吾之爲則反以爲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爲之矣吾故援孔子以爲法

則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嘗之同志終鮮而公亦竟不辜爲道以死也夫忠孝節義世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聞有爲道而死者道本無名何以死爲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滅無聞也今觀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爲寃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嘘呼叱咤不

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其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得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以爲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爲非是而咸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爲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眞如日月星辰不可以葢覆矣雖公之死無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則斯道

之爲也孰能遏之然公豈誠不畏死者時無張子房誰爲活項伯時無魯朱家誰爲脫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寃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眞故必欲劃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眞談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喪公之死顧不重耶而豈直泰山

氏之比哉此三者皆世之賢人君子猶能與𠀍夫同其真者之所以高心隱也其病心隱者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于師友賢聖之閒則偏枯不可以爲訓與上閒閒與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獨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則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情學貴平易繩人以太難則畔者必衆責人於道路則居者不安聚人以貨財則貪者競起云云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

世之學者之所以為心隱病也吾以為此無足論矣此不過世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為何物學為何事者而敢妄肆譏詆則又安足置之齒頰間耶獨所謂高心隱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無過焉然余未嘗親覯其儀容函聽其緒論而竊所學之詳而遽以為過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論之以俟世之萬一有知公者可乎吾謂公以見龍自居者也終日見而

不知潛則其勢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龍也非他物比也也龍而不亢則上九爲虛位位不可虛則龍不容於不亢公宜獨當此一爻者則謂公爲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論心隱也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目錄

第一卷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目錄

第二卷

論中

矩

宗旨

學道

敬所

寡欲

原靜

辯無欲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目

第三卷

何怙園藏刻

修褉和祠上汞豐大尹凌海樓韻

又上海樓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目錄

第四卷

何憶園藏刻

上江西劉撫院書

上江西邵按院書

上湖廣王撫院書

上湖廣郭按院書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一卷

楚蘄後學張　宿　詮訂

原學原講

學則學矣奚必講耶必學必講也必有原以有事於學於講必不容不學不講也何者自有貌必有事必有學也學其原於貌也不盡於貌而亦不出於貌也即貌即事也即貌其事也凡顏色之有事於視聽思而乘之以形乎其形於其

貌者不一其事而亦莫非事事於貌也必不容不有事於貌必不容不有事於學也學非原於貌其事而學耶自有言必有事必有講也講其原於言也不盡於言而亦不出於言也即言即事也即言其事也凡詞氣之有事於視聽思而御之以聲乎其聲於其言者不一其事而亦莫非事事於言也必不容不有事於言必不容不有事於講也講非原於言其事而講耶况有貌

南昌羅文錦吳宗刊

必有言而有學不有講耶不有所學則不有所聚而不有所統矣而容不有學耶有貌必有學以聚以統於學也不有所講則不有所誨而不有所傳矣而容不有講耶有言必有講以誨以傳於講也是故學也者學乎其所講也亦有講而奚有學耶而貌必有恭必有肅自不顯於有形之顯自足以乘乎言乘乎視聽思必從必義必明必哲必聰必謀必虜必聖其貌者以必學

何估閭藏刻 宗

必講也不然貌則顯於形顯而已矣奚有恭奚有肅於貌以聖其貌而貌耶然則學雖原於貌而貌實貌於必學必講乃貌乃聖其貌矣又況聖之所以聖乎其貌者又非膚於思謀聰於聽哲明於視又從於言以恭以肅其貌於必學必講以乘乎其乘其貌而聖耶又容不學不講耶是故講也者講乎其所學也不有學又奚有講耶而言必有從必有又自不顯於有聲之顯自

是以御乎貌御乎視聽思必恭必肅必明必哲必聰必謀必膚必聖其言者以必學必講也不然言則類於聲類而已矣奚有從奚有又於言以聖其言而言耶然則講雖原於言而言實言於必講必學乃言乃聖其言矣又况聖之所以聖乎其言者又非膚於思謀聰於聽哲明於視肅恭於貌以從以乂其言於必講必學以御乎其御其言而聖耶又容不學不講耶是故敘事

而必叙貌於第一事者必以人生適初即有倮倮其形爾是已人其形於其貌也而事又統於其貌也容不第一其事於其貌耶雖名以貌者未始名以學也而學則與形俱形即形即貌也即貌即學也學不以貌原將奚以原學耶是故叙事而必叙言於第二事者亦以人生適初即有呀呀其聲爾又馴人其聲於其言也而事又傳於其言也又容不第二其事於其言耶雖明

以言者未始名以講也而講則與聲俱聲卽聲卽言也卽言卽講也講不以言原將奚以原講耶是故視之於貌於言必亦不有先後而有視也必有貌卽有視也必有言卽有視也乃敘其視於事者乃第之於其三必非後其視之有而三其視之第也必以事事於視者次於言而三於貌必亦不容不有視於三也而敘其事之三者亦不容不三其視於事也不然奚於視而第

其視於三耶是故聽之於貌於言亦必不有先
後而有聽也必有貌卽有聽也必有言卽有聽
也乃叙其聽於事者乃第之於其四必非後其
聽之有而四其聽之第也必以事事於聽者次
於言而四於貌必亦不容不有聽於四也而叙
其事之四者亦必不容不四其聽於事也不然
又奚於聽而第其四於聽耶且思也者思必膚
而聖也且聖也者聖必膚而思也必亦不有先

後於貌於言者也亦必不有先後於視於聽者也必有貌必有言即有思也必有視必有聽即有思也乃不第其思於一於三而若叙其事於貌於言者必亦思有不啻若貌若言之事其事於一於二者也必貌必言必思必睿必聖而貌而言則貌則言必恭必肅必從必乂以終其事於五者乃終其事於一也乃終其事於二也不然奚惟第思於五而不第思於一於三耶乃又

不第其思於言於四而若敘其事於視於聽者
亦必思有不啻若視若聽之事其事於三於四
者也必視必聽必思必睿必聖而視而聽則視
則聽必明必哲必聰必謀以終其事於五者乃
終其事於三也乃終其事於四也不然奚又第
思於五而不第思於三於四耶要之事而一而
三而三而四以終者終於五也又要之事而貌
而言而視而聽以終者終於思也又要之事而

恭而從而明而聰以終者終於膚也又要之事而肅而乂而哲而謀以終者終於聖也又要之聖又終乎其膚其思其五其事者也即事即學也即事即講也聖其事者聖其學而講也學奚不原於聖而奚原於貌耶講奚不原於聖而奚原於言耶夫聖以終乎其貌者即聖以終乎其學也而貌以始乎其聖者不貌以始乎其學耶不貌不學不聖也不於貌原學而奚於聖原學

何桔園藏刻

耶聖以終乎其言者卽聖以終乎其講也而言以始乎其聖者不言以始乎其講耶不言不講不聖也不於言原講而奚於聖原講耶是故五其事而叙者九其疇而叙也洪其範而叙也禹其聖而叙也必禹必有事於貌於言於視於聽於思而叙也必貌必恭必肅必言必從必乂必視必明必哲必聽必聰必謀必思必睿必聖於禹而叙也卽叙卽事卽學也卽叙卽事卽講也

即禹叙其事於疇於範而學也即禹叙其事於
疇於範而講也必禹必學必講於疇於範以叙
其事而學而講也雖未始以學名其禹所學而
學而即事即學即疇即學即範即學矣學非原
於禹已有學而學耶雖未始以講名其禹所講
而講而即事即講即疇即講即範即講矣講又
非原於禹已有講而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
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

邪又况範以範乎其所疇而疇以疇乎其所事而敘之於禹者嘗訪之於武也嘗陳之於箕也其於武而訪之者必亦有事於貌於言於視於聽於思以訪之也必亦必貌必恭必肅必言必從必又必視必明必哲必聽必聰必謀必思必睿必聖於武而訪之也即訪即叙即學也即訪即敘即講也其於箕而陳之者必亦有事於貌於言於視於聽於思以陳之也必亦必貌必恭

必肅必言必從必乂必視必明必哲必聽必聰
必謀必思必睿必聖於箕而陳之也即陳即叙
即學也即陳即叙即講也必武必箕必學必講
於範於疇以訪以陳其事而學而講也雖未始
以學以講以名武以名箕之所學所講而即範
即疇即事即訪即陳於武於箕者即學即講於
武之訪箕之陳也則學則講又非原於武原於
箕已有學而學已有講而講耶又奚惟原於孔

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又況叙原於畫也疇原於卦也範原於易也必羲必亦有事於貌於言於視於聽於思以畫而卦也以卦而易也必亦必貌必恭必肅必言必從必乂必視必明必哲必聽必聰必謀必思必睿必聖於羲以畫而卦也以卦而易也一易一學也一講也一卦一學也一講也一畫一學也一講也必學必講於羲者以畫以卦以

吳天祥

易學也以畫以卦以易講也雖亦未始以學名羲所學以講名羲所講而卽畫卽卦卽易卽學卽講也則學則講又非原於羲已有學而學已有講而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又況堯以執中舜以精一以相統且都且俞且吁且咈且相傳於禹而精而一於中而執而統於舜於堯而亦不有一事之不有事於貌言視聽思者以

貌則必恭必肅以言則必從必乂以視則必明必哲以聽則必聰必謀以思則必睿必聖以精乎其中以一乎其中而乃允執爲聖統也爲聖傳也爲聖學之相統者也爲聖學之相傳者也堯傳之舜而舜傳之禹者以相聚於執中精一其學而相誨於都俞吁咈其講以相傳也聖聖相傳以聖統也禹統於舜而舜統於堯者以相誨於都俞吁咈其講而相聚於執中精一其學

以相統也聖聖相統以聖傳也傳以講而統以學也必講必學於堯於舜於禹以相統者相統其所學也必學必講於堯於舜於禹以相傳者相傳其所講也雖未始以學名乎執中精一之所統所學者而即執即中即精即一即學也尤欽不有一事之不有事於易於範而學者也即堯即舜即禹相統於其所學者也而學又非原於堯於舜於禹相統已有學而學耶亦雖未始

以講名乎都俞吁咈之所傳所講者而卽都卽
俞卽吁卽咈卽講也尤爲不有一事之不有事
於易於範而講者也卽堯卽舜卽禹相傳於其
所講者也而講又非原於堯於舜於禹相傳巳
有講而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
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又況湯則
纘禹舊服者且有誓也且有誥也又況尹則樂
堯舜道者且有訓也且有戒也且亦有事於貌

言視聽思其事有事於恭從明聰睿其事有事
於肅乂哲謀聖其事以秉以御以纘服以樂道
以誓誥以訓戒以統而傳以學而講於湯於尹
也雖未始以學以名乎其所服所纘所道所樂
之所統所學者而即服即纘即道即樂即統即
學也即堯即舜之即執即中即精即一之所統
其所學焉者也亦雖未始以講以名乎其所誓
所誥所訓所戒之所傳所講者而即誓即誥即

訓即戒即傳即講也即堯即舜之即都即俞即吁即咈之所傳其所講焉者也即易之即畫即卦即學即講以相統相傳於羲隱隱學而隱隱講乎其易者也即範之即敘即疇即學即講以相統相傳於禹隱隱學而隱隱講乎其範者也則學則講則又相統於纘服於樂道之隱隱其學矣則又相傳於誓誥於訓戒之隱隱其講矣而學而講又非原於湯於尹之原於羲於堯於

舜於禹已有學而學已有講而講耶又奚惟源
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
名其所講耶又況若高宗若傅說之於學則顯
顯名其學以學矣而於講亦隱隱名其講以講
矣何者乃若高宗則名其學以學于甘盤名非
徒以甘盤其學而名學於高宗已也惟顯然以
其於甘盤學者而隱然於傅說講也亦非徒於
傅說講也必欲傳說相統以學而相傳以講以

克邁于甘盤學以學也乃若傅說則名其學以學于古訓名非徒以古訓其學而名學於傅說已也亦惟顯然以其於古訓學者而隱然於高宗講也亦非徒於高宗講也亦必欲高宗相統以學而相傳以講以有獲于古訓學以學也且高宗於傅說之欲其良言乃行者亦無非欲傅說必學而必講以紹美于尹之必樂道而學必訓戒而講必相統相傳其學其講於其尹矣川

傅說於高宗之欲其允行乃言者亦無非欲高宗必講而必學以監憲于湯之必誓誥而講必纘服而學必相傳相統其講其學於其湯矣然則高宗容不於湯之憲而監然則傳說容不於尹之美而紹容不於貌言視聽思容不於恭從明聰睿容不於肅乂哲謀聖而必講必學於高宗必學必講於傅說以統以傳乎堯舜禹而又相統相傳乎義於易於範以學乎其所學以講

乎其所講耶而學而講又非原於高宗原於傅說已有顯然其學以學而亦有隱然其講以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又况文則學有緝熈其學以名學而周則學古入官其學以名學者卽顯顯名其學於高宗學於傳說學也必顯顯學於文者未必不隱隱講於文也必顯顯學於周者未必不隱隱講於周也不又卽隱隱名其

講於高宗講於傳說講耶又况衍其卦於易者文也而爻其畫於易者周也一卦其陽也一卦其陰也不陰陽其卦而乾坤其衍則六十四而易者又非文之於易以卦而衍以學而講以統而傳於羲之陰陽其卦而易者耶一畫其奇也一畫其耦也不奇耦其畫而九六其爻則三百八十四而易者又非周之於易以畫而爻以學而講以統而傳於羲之奇耦其畫而易者耶且

何恬國藏刻

上九其上於乾則不乾其用於九而惟用其九於元且上六其上於坤則不坤其用於六而惟用其六於貞者又非文非周以衍以爻而易以學而統以講而傳於羲所畫而卦而易者耶又况易而卦而畫又即範而疇而叙其事也而事之貌言視聽思事之恭從明聰睿事之肅乂哲謀聖而亦事事於文於周以學而統以講而傳於禹所叙而疇而範以衍以爻乎所畫而卦而

易者耶則學則講又非原於文原於周之源於羲原於禹又有顯顯學而隱隱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必孔子其學其講乃學乃講乃顯顯以學以講名家其原也乃不容不學不講其原也乃必學必講其原也且孔子與顏與曾與二三子自無一事而無有乎不學不講也有不啻若羲若堯若舜若禹若湯若尹隱隱學而隱

隱講也又不啻若高宗若傅說若箕若文若武若周顯顯學而隱隱講也而孔子又有學之不講憂者何耶必孔子必以所學所講於其所事事者乃其所學所講之不容不學不講於事事者也乃其所必學而必講於事事者也或有所學而非其所學或有所講而非其所講即不學不講也即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亦或有顯顯隱隱其學其講雖若高宗傅說雖若文武周之

相統相傳其所學所講者而孔子亦必以其所學所講亦非其所學所講於顏於曾於二三子之不容不學不講於事事者也亦非其所必學而必講於事事者也亦不學不講也亦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況又有所學所講於相統相傳者又非若高宗傳說又非若文武周其相統相傳之所學所講於顯顯隱隱者而孔子尤必以其所學所講尤非其所學所講於顏於曾於二

三子之不容不學不講於事事者也尤非其所必學而必講於事事者也尤不學不講也尤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是故凡有所憂於學之不講者必孔子必非汎然憂亦必非徒然憂也必與顏必與曾必與二三子必無一事而無不講其所學必無一事而無不學其所講必相與相樂於所學所講以相忘乎其憂於不學不講者也豈徒然汎然憂耶不然不徒然憂耶不然不

相

汎然憂耶是故孔子與顏與曾與二三子所學
所講於事事者亦惟事仁其事以學以講者也
亦惟事孔子存其所仁以事事以學以講者也
苟不孔子仁其所仁以事事以學以講亦不學
不講者也亦學之不講者也容不憂耶徒然汎
然憂耶是故學其原於貌者原於人其貌也原
於仁其人以人其貌以原學也徒然原學於貌
以學耶是故講其原於言者原於人其言也原

於仁其人以以其言以原講也徒然原講於言以講耶是故原學其原則原於範之五其事之一而貌者原於易之六而乾也乾爲首也若首而貌莫非形乎其形者也人乎其形而形者膺膈保保莫非形而人也而人於首以貌乃形乃人乃人其首而人其貌也乃又必仁其人以人其首而貌焉乃貌乃恭乃肅以乘乎其言其從其又其視其明其哲其聽其聰其謀其思其睿

而聖而學乎其所學者乃人其學於仁以學於易於範於義於禹其人其仁而學也徒然學其原於貌而學耶是故原講其原則原於範之五其事之二而言者原於易之二而兑也兑爲口也若口而言莫非聲乎其聲者也人乎其聲而聲者肉音呀呀莫非聲而人也而人於口以言乃聲乃人乃人其口而人其言也乃又必仁其人以人其口而言焉乃言乃從乃又以衛乎其

貌其恭其肅其視其明其哲其聽其聰其謀其思其睿而聖而講乎其所講者乃人其講於仁以講於易於範於義於禹其人其仁而講也徒然講其原於言而講耶又必若孔子之仁其所仁於孔子其人其仁以仁顏其人以仁曾其人以仁二三子其人以仁所學所講於其易其範其原者乃孔子其原其易其範也非義非文非周其原其易也非禹非武非箕其原其範也而

亘非羲非禹非文非武非箕非周之仁其人其
易其範其原也乃孔子易乎易之所未盡易其
易也乃孔子範乎範之所未盡範其範也乃孔
子其己其禮以克以復以由而仁乎視聽言動
不惟仁顏其人而且孔子自仁其人其學其講
其易其範其原也汎然原學原講於易於範於
羲於禹於文於武於箕於周其人其仁其易其
範其原耶汎然仁乎視聽言動於禮以人其形

其聲以學以講於其易其範而非孔子仁顏其人其學其講於其易其範其原耶又況孔子之於易則學則講矣而又奚有學之不講憂耶又況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學以講於十其翼於二十其篇以仁盡乎其易之元之所用者又不惟不啻若義之隱隱其學其講於易之有畫有卦已也且又不啻若文若周顯顯隱隱其學其講於易之有衍有爻於易已也何其於易學於

易講矣又奚有學之不講憂耶又況有晝有卦於易而卽晝卽卦卽學卽講卽巳隱隱其學其講於羲矣又況有衍有爻於易而卽衍卽爻卽學卽講卽又顯顯隱隱其學其講於文於周矣而又奚有學之不講顧於孔子憂耶又況孔子之於範則學則講矣而又奚有學之不講憂耶又況範乎範之所未盡範以學以講於十其翼於二十其篇以仁盡乎其範之聖之所事者又

不惟不啻若禹之隱隱其學其講於範之有敘有疇已也且又不啻若武若箕顯顯隱隱其學其講於範之有訪有陳於範已也又何其於範學於範講矣又奚有學之不講憂耶又况有敘有疇於範而即敘即疇即學即講即已隱隱其學其講於禹矣又况有訪有陳於範而即訪即陳即學即講即又顯顯隱隱其學其講於武於箕矣而又奚有學之不講顧於孔子憂耶是故

易之九而極於其九以用乎其九者用於爻則以元用於孔子則以仁而仁其極於九於易也然則孔子憂學之不講不於不仁其極於九於易以用以學以講憂而奚憂耶是故範之五而極於其五以事乎其五者事於武則以聖事於孔子則亦以仁而仁其極於五於範也然則孔子憂學之不講不亦於不仁其極於五於範以事以學以講憂又奚憂耶是故九而上其九則

九極於九矣五而終其五則五極於五矣卽極
卽窮也卽窮卽極也卽乾其九而上則象之以
極象乾之窮而極也卽坤其六而上則象之以
窮象坤之極而窮也窮則變也變則通也莫不
有極以變以通乎其窮其極也是故九極於九
而有窮極之極於九之極自莫不有太極之極
以變以通乎九之其窮其極者於其易也是故
五極於五而有窮極之極於五之極亦莫不有

皇極之極以變以通乎五之其窮其極者於其範也是故變通乎易之窮而極者必太極也變通乎範之窮而極者必皇極也又必尊而極乎其所尊親而極乎其所親者以太其極以皇其極則窮則極乃變乃通於易於範也是故易以天道尊乎其君其尊則尊而極乎其所尊於君也以之而太乎其極其尊非尊莫尊於太極其尊而尊耶易以父道親乎其君其親則親而極

乎其所親於君也以之而太乎其極其親非親莫親於太極其親而親耶而窮而極於九之極乎九者用於元而不窮乎其窮其極於其九之極而變而通於九焉非變非通於太極其尊其親於其易耶又非變非通乎義易之窮而極於文於周顯顯隱隱其學其講以易耶是故範以天子尊乎其王其尊則尊而極乎其所尊於王也以之而皇乎其極其尊非尊莫尊於皇極其

尊而尊耶範以父母親乎其王其親則親而極
乎其所親於王也以之而皇乎其極其親非親
莫親於皇極其親而親耶而竆而極於五之極
乎五者事於聖而不竆乎其竆其極於其五之
極而變而通於五焉非變非通於皇極其尊其
親於其範耶又非變非通乎禹範之竆而極於
武於箕其顯顯隱隱其學其講以範耶乃若孔子
乃又一竆而極也乃又一變而通也乃又一尊

而親也辭爻一學而講也雖非乾坤其九其六
其上其窮而極而亦乾乎其乾坤乎其坤其九
其六其上其窮而極也雖非九五其極其九其
五其窮而極而亦九乎其九五乎其五其窮而
極也雖非元非聖其用其事其變而通而亦元
乎其元聖乎其聖以用乎其用以事乎其事其
變而通也雖非太非皇其極其變而通而亦太
乎其太皇乎其皇以極乎其極其變而通也雖

非易非範所尊所親其尊而親而亦易乎其易範乎其範以尊以親其尊而親也雖非羲非堯非舜非禹非湯非尹非高宗非傅說非文非武非箕非周相統相傳於易於範其學而講而亦盡乎其羲其堯其舜其禹其湯其尹其高宗其傅說其文其武其箕其周之未盡者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孔子其仁其學而講也是故秉乎視聽言動於已而御

何祐園藏刻

乎視聽言動於禮以克以復以由又非孔子其
仁其學而講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以盡乎禹
盡乎武盡乎箕相統相傳之未盡乎其範其學
而講耶且範之事而貌而思者又非動耶且貌
而恭而肅且思而睿而聖以乘以御乎其言而
從而又視而明而哲聽而聰而謀於範其事者
又非動以禮而仁於孔子其仁其學而講耶又
非孔子其仁以仁其聖以仁其元以仁其太以

仁其皇以仁其極以仁其尊以仁其親其學而
講耶又非孔子其仁其學而講以易乎易之所
未盡易以盡乎羲盡乎文盡乎周相綂相傳之
未盡乎其易其學而講耶又非孔子其仁其學
而講以盡乎堯盡乎舜盡乎湯盡乎尹盡乎高
宗盡乎傳說其學而講之有未盡而盡於孔子
其仁其學而講耶雖學雖講於十其翼而有不
一其學其講於其翼者雖學雖講於二十其篇

而有不一其學其講於其篇者要之以仁則孔子仁其仁而仁非堯仁也非舜仁也非湯非尹仁也孔子仁也以易則孔子易其易而易非羲易也非文易也非周易也孔子易也以範則孔子範其範而範非禹範也非武範也非箕範也孔子範也以學則孔子學其學而學非高宗學也非傅說學也孔子學也而孔子其仁其易其範又非一孔子仁又非一孔子易又非一孔子

範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孔子其學其講又非一孔子其學而講耶乃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亦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其仁其易其範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孔子其學其講其名家其盛也亦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顏未有曾未有二三子未有不仁於孔子仁以仁其易以仁其範未有不易於孔子易未有

不範於孔子範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孔子其學其講其盛也而奚又有學之不講憂耶且德若孔子其德必其必修於孔子其學其講而德者乃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其德其脩於孔子其學其講其盛也而奚又有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憂耶且義若孔子其義必其必亦若德其脩於孔子其學其講而義者乃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其義若德其脩於孔子其學其講其盛也
而奚又有聞義之不能徙學之不講憂耶且善
若孔子其善必其必亦若義其聞其徙於孔子
其學其講而善者乃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其善若義其聞其徙於孔子其學其講
其盛也而奚又有不善之不能改學之不講憂
耶何者孔子以學以講名家則學其孔子家也
乘乎其講者也而講則孔子以論以語乎成家

之成法也御乎其學者也若德而脩若聞義而徙若不善而改則孔子之成法以成乎其家於其學其講者也乃亦惟與顏與曾與二三子相與於仁而樂而聚而統而誨而傳孔子其家其法其名家於孔子其學其講者乃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其家其法其名家於孔子其學其講其盛也又奚有所憂而憂耶然而有之必其不孔子其學其講以脩孔子其德即德

之不脩即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必其不孔子其學其講以闢以徙孔子其義即聞義之不能徙即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必其不孔子其學其講以改孔子其所不善即不善之不能改即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即不孔子法以家孔子家也即不孔子聚以統孔子統也即不孔子誨以傳孔子傳也即不孔子乘而御也即不孔子學而講也容不憂耶即不盡顏不盡曾不盡二

三子盡仁於孔子仁盡易於孔子易盡範於孔子範盡學而盡講於孔子其仁其易其範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盡於孔子其學其講也卽不孔子學而講也容不憂耶而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若此其憂也而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若此其與顏與曾與二三子相與以學以講名家以樂以忘其憂其感也且自羲自堯自舜自禹自湯自尹自

高宗自傳說自文自武自箕自周以來莫非自
有生民以來者也而亦未有盛於孔子者而亦
莫非孔子以學以講名家顯顯其盛者以盛之
也惟其有以盛乎其所未盛者而乃有以盡乎
其所未盡者也惟其有以盡乎其所未盡者而
乃有以盛乎其所未盛者也盡乎其所未盡者
亦莫非以學以講名家以盡之也盛乎其所未
盛者亦莫非以學以講名家以盛之也是故若

何祜園撒刻

學若講之名家而顯顯其盛者則自孔子始也若學雖未名家而亦顯顯以學名者則自高宗自傅說始也而乃原學原講而隱隱其名其原則原於羲其原也原於禹其原也原於羲其原者亦莫非原於易其原也原於禹其原者亦莫非原於範其原也又原於易其原者又莫非原於河之出圖其原也又原於範其原者又莫非原於洛之出書其原也自有河卽有圖卽有羲

即有易也自有洛即有書即有禹即有範也若
圖若書河洛之所以圖乎其易而書乎其範者
也若易若範羲禹之所以易乎其圖而範乎其
書者也何者一圖一畫也一卦也一易也莫不
有形莫不有聲於易於卦於畫於圖者也亦莫
不有學莫不有講於形於聲於易於卦於畫於
圖者也非河之圖乎其易而亦非羲之易乎其
圖者耶一書一敘也一疇也一範也莫不有形

莫不有聲於範於疇於叙於書者也亦莫不有學莫不有講於形於聲於範於疇於叙於書者也非洛之書乎其範而亦非禹之範乎其書者耶圖非易其原耶書非範其原耶而易而範非學非講其原耶乃學乃講其原不人而形不人而聲而首而貌而口而言其原耶不人而羲不人而禹而易而範其原耶不人而聖以則物而神不聖而羲以易以則河之所出神而圖不聖

而禹以範以則洛之所出神而書其原耶乃又原圖原書原河原洛其原又奚原耶不原於天地其原耶乃又原天地其原又奚原耶不原於乾坤其原耶乃又原乾坤其原又奚原耶不又原於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而仁其原耶然仁則人也有乾坤而乃有人也而乃有仁也而乾坤奚原於仁其原耶惟乾惟坤而不有天地則不有乾坤矣惟天惟地而不有人則不有天地矣

惟人而不有仁則不有人矣人且不有矣又奚
有人而聖以則物而神若圖若書於河洛於天
地於乾坤而易而範相統相傳其學其講又於
仁而仁其人耶何者夫人則天地心也而仁則
人心也心則太極也太極之所生者兩儀也而
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非乾坤其儀而兩耶兩
儀之所生者四象也而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
非乾坤其象而四耶四象之所生者八卦也而

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非乾坤其卦而八耶是故卦而八者莫非象之四而四也象而四者莫非儀之兩而兩也儀而兩者莫非極之太而太也太者大也太莫大於仁而太乎其極也用九用六於元於貞者始以大而終以大也大莫大於仁而終乎其始於貞乎其元以用乎其六於用乎其九也九則九乎其奇而奇乎其奇者也六則六乎其耦而耦乎其耦者也奇則奇乎其

何栻閱藏刻

乾而乾乎其乾者其陽純也純莫純於仁以純乎其陽之純而生陰而乾乃乾乎其乾則姤則坤也耦則耦乎其坤而坤乎其坤者其陰純也純莫純於仁以純乎其陰之純而生陽而坤乃坤乎其坤則復則乾也而原乾坤其原不原於乾乎其乾坤乎其坤於仁其原又奚原耶卽乾卽坤卽天地也而原天地其原不原於乾坤其原又奚原耶卽天卽地卽河洛也河之所出者

圖也洛之所出者書也而原河原洛原圖原書其原不原於天地其原又奚原耶即圖即書即出於河即出於洛者即易於羲而括書以易也即範於禹而括圖以範也是故易雖易於圖而亦括書以易者即乾坤而後姤乎書之範於禹者圖之易於羲也即書即圖即範即易也析之河析之羲必即圖乃即易也不河以圖而羲奚以易耶是故範雖範於書而亦括圖以範者即

姤復而乾坤乎圖之易於羲者書之範於禹也
即圖即書即易即範也析之洛析之禹必即書
乃即範也不洛以書而禹奚以範耶何者若圖
若書神物也若羲若禹聖人也則圖則易自足
以括範於書則書以範自足以括易於圖莫非
聖人則神物也莫非易範則圖書也而原易原
範其原不原於圖不原於書其原又奚原耶即
易即學即講於易而易也即範即學即講於範

而範也而原學原講其原不原於易不原於範

其原又奚原耶且孔子又易乎易之所未盡易

範乎範之所未盡範以學聚顏聚會聚二三子

而以講誨顏誨會誨二三子相統相傳其學其

講以仁學而以仁講以仁統而以仁傳以統以

傳於一世而統而傳之萬世者雖執中精一其

學其統雖都俞吁咈其講其傳雖纘服樂道其

學其統雖誓誥訓戒其講其傳於堯之唐舜之

虞禹之夏湯尹之商高宗傅說之殷文武周之周相統相傳乎羲於世而唐虞而夏商而殷周其世者亦惟賴孔子顯顯以學以講名家而統而傳之萬世也且萬世而萬乎其世於不世之世以學以講以傳以統者亦莫非賴孔子其統其傳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學於講而名家者也然則原學原講之原乎其原不亦原於孔子以統以傳之萬世不

世之世相統相傳於其學其講其名家其原又
奚原耶是故惟孟子性於孔子而願而學而名
家者亦惟原於孔子其統其傳以易乎易之所
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以統以傳之萬
世不世之世相統相傳於其學其講其名家而
願而學而名家者也是故不性其性於聲色臭
味安逸而以命命乎其性於命不命其命於仁
義禮智天道而以性性乎其命於性者亦莫非

原於孔子其統其傳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而括十其翼於二十其篇以論以語以括性括命於視聽言動兼於己御於禮以克以復以由以仁其學其講其名家其原而願而學而名家者也是故聲色臭味安逸之乘於耳目鼻口四肢以乘乎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而乘乎仁義禮智天道者即貌之乘乎言而又即貌言視聽思之乘乎恭從明聰睿

以乘乎肅乂哲謀聖以括範於易於十其冀之
盡乎其性於命之至焉者也乃亦視聽言動之
乘於己以乘乎禮以克以復以由以括乎易之
盡乎其性於命之至者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
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仁其所乘仁其所性
於命而性而仁者也然則不性其性而以命命
乎其性於命者不亦莫非原於孔子仁其學其
講其名家其原以括其性之盡於命之至於所

論所語之所秉以善乎其性於孟子之命乎其性而性而願而學而名家者耶是故仁義禮智天道之御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以御乎耳目鼻口四肢而御乎聲色臭味安逸者卽言之御乎貌而又卽肅乂哲謀聖之御乎恭從明聰睿以御乎貌言視聽思以括範於易於十其翼之至乎其命於性之盡焉者也乃亦視聽言動之御於禮以御乎巳以克以復以由以括乎

易之至乎其命於性之盡者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仁其所御仁其所命於性而命而仁者也然則孰命其命而以性性乎其命於性者不亦莫非原於孔子仁其學其講其名家其原以括其命之至於性之盡於所論所語之所御以立乎其命於孟子之性乎其命而命而願而學而名家者耶乃若羲乃惟有畫有卦於易於性於命者也乃若堯乃惟

執中於性於命者也乃若舜乃又人其心而危
其心於人者乃必人其聲色臭味安逸其性而
心之以人以危之也乃又道其心而微其心於
道者乃必道其仁義禮智天道其命而心之以
道以微之也乃惟精乎其心之危於其心之微
以一乎其心之人於其心之道乃亦精於中而
一於中乃亦允於中而執之於性於命者也乃
若禹乃亦惟傳之於舜傳之於堯傳之於羲其

統之於易於中者乃亦惟有叙有疇於範於性於命者也乃若湯若尹乃若高宗若傅說乃若文若武若箕若周乃亦惟相統相傳於易於範以中乎其極之建於皇而必九必五必元必聖之用之事於性於命者也乃於性乃惟性其性而不以命命乎其性於命乃亦必九必五必元必聖之用之事於性而乃精乎其中於其心其人其危以不危乎聲色臭味安逸其性其心而

人者或於皇極建或於皇極會或於皇極歸以性其性者也亦奚不以命命乎其性於命奚惟性其性而性耶又奚不盡乎其性於命之至而性耶乃於命乃惟命其命而不以性性乎其命於性乃亦必九必五必元必聖之用之事於命而乃一乎其中於其心其道其微以不微乎仁義禮智天道其命其心而道者或於皇極建或於皇極會或於皇極歸以命其命者也亦奚不

以性性乎其命於性奚惟命其命而命耶叉奚不至乎其命於性之盡而命耶是故孟子不惟不孔子其孔子於尹於傅說於箕於周其坤道而坤道乎孔子之坤乎其坤而且不孔子其孔子於義於堯於舜於禹於湯於高宗於文於武其乾道而乾道乎孔子之乾乎其乾而乃惟孔子其孔子於仁其學仁其講仁其太仁其皇仁其極以易乎其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其範之

所未盡範於盡乎其性於命之至於至乎其命於性之盡而願而學也又有若夷又有若惠則和則清於性於命而似於孔子班者而孟子乃憂其淸之流必隘和之流必不恭深以析其必不於孔子由也又奚得於孔子似而於孔子班耶而願學之願而學不於孔子願而學又奚願而學耶又有若楊又有若墨一則爲我似義一則兼愛似仁惟於仁義似尤於孔子似也何者

仁義性也仁義命也爲我而於義似者不亦似於性似於命以義學而以義講以爲我耶不亦於孔子其義而學而講者似耶兼愛而於仁似者不亦似於性似於命以仁學而以仁講以兼愛耶不亦於孔子其仁而學而講者似耶後之仙家者流有鍊性脩命者必楊其流也不亦於孔子盡乎其性於命之至以學以講者似耶後之佛家者流有摖命脩性者必墨其流也不亦

何浩園藏刻

於孔子至乎其命於性之盡以學以講者似耶是故孟子乃又深憂乎似之尤者甚於班之似也容不於楊墨憂不息而於孔子憂不著耶然以不著憂者亦非徒以孔子不著憂也深自以所願所學於孔子者亦或因之而不著憂也又容不於楊於墨之不息深憂而深辨耶不辨不息不著也容不辨耶又況楊其以天下雖有所可利而於一毛之拔亦不爲則天下必以其所

學所講於楊者必足以保性保命歸之也必不下後之歸仙流之鍊性脩命歸也必天下必有楊之歸必楊必亦有以聚楊誨楊其徒於楊者必又有似於孔子聚顏誨顏聚會誨會聚二三子誨二三子於楊所學所講以坐致天下歸於楊也容不於楊憂而辨耶又況墨其以天下苟有所可利而於踵頂之摩亦爲之則天下必以其所學所講於墨者必足以普性普命歸之也

必不下後之歸佛流之㨂命脩性歸也必天下必有墨之歸必墨必亦有以聚墨𠋣墨其徒於墨者又必有似於孔子聚顏𠋣顏聚會𠋣會聚二三子𠋣二三子於墨所學所講以坐致天下歸於墨也容不於墨憂而辨耶且楊之所不爲天下利者非故不爲以賊義也亦非故賊義以無君於天下而不爲天下利也必其以爲我而爲天下利必有以賊其我之爲而乃不爲天下

利而乃一毛之拔之不爲者必以必若是乃可以坐致天下歸而尊楊者君也必楊必又以聚於楊而謗於楊其徒者必尊於楊必不下顏不下曾不下二三子之尊孔子之不下臣之尊君者尊以義也楊故賊義以無君耶凡有血氣莫不於孔子尊以明尊君之性之命之義而著之於天下萬世不世之世君君臣臣以尊尊其道者不幾於不著於楊之爲我似義其道之不息

之若是耶乃若孟子願於孔子尊而願於孔子學以明義以尊尊者容不於似義賊義之流於無君以賊尊尊其道若楊者辨耶容不辨楊以息楊耶且墨之所爲天下利者非故爲之以賊仁也亦非故賊仁以無父於天下而爲天下利也必其以兼愛而不爲天下利必有以賊其愛之兼而乃爲天下利而乃踵頂之摩之爲之者必以必若是乃可以坐致天下歸而親墨若父

也必墨必又以聚於墨而誨於墨其徒者必親
於墨必不下顏不下曾不下二三子之親孔子
之不下子之親父者親以仁也墨故賊仁以無
父耶凡有血氣莫不於孔子親以明親父之性
之命之仁而著之於天下萬世不世之世父父
子子以親親其道者不亦幾於不著於墨之兼
愛似仁其道之不息之若是耶乃若孟子願於
孔子親而願於孔子學以明仁以親親者容不

於似仁賊仁之流於無父以賊親親其道若墨者辨耶容不辨墨以息墨耶必得若孟子之若是以辨楊辨墨者乃得若孟子之若是以息楊息墨者也不然楊墨家者流即仙佛家者流也莫不有一家家法足以致天下入其法於其家者又奚得易易辨而易易息耶何者即於金冊金剛以雙脩性命法而入者而又欲揜其所入乃亦與仙與佛辨乃亦必仙必佛息不亦以仙

辨仙而以仙息仙以佛辨佛而以佛息佛而仙而佛而奚息於其所入所辨者耶若而與楊與墨辨若而必楊必墨息而楊而墨亦奚息於其所入所辨者耶不有若入豚笠以招豚以必豚必可追而豚奚可追於其所入所招者耶不又若入寇來以撫寇以必寇必可降而寇奚可降於其所入所撫者耶必得若孟子其所以辨楊辨墨者乃得若孟子其所以息楊息墨者也且

孟子尤有深乎其所辨所息者深乎其有所著者也何者必楊必墨必終有所逃必終有所歸必終有所受之者必墨之逃必楊之歸也必楊之逃必儒之歸也必儒之歸必儒之受也何者近之者歸之也近之者受之也墨近於楊而墨之逃不楊之歸將奚歸耶楊近於儒而楊之逃不儒之歸將奚歸耶而楊而墨之歸不儒之受將奚受耶乃若孔子以仁以學以講以名家必

非家於儒而家而儒者也雖曾公以孔子大其
儒乃亦以儒大而孔子奚家於儒而家而儒者
耶又況儒有君子有小人其儒而孔子又奚家
於儒而家而儒者耶乃孔子乃惟天地乎儒以
乘以御乎其儒於仁以仁乎其儒其人而以儒
天地乎楊墨以乘以御乎其楊其墨於孔子其
仁以仁乎其楊其墨其人於萬世也是故不有
儒以乘以御乎其楊其墨而楊而墨亦奚有所

歸所受者耶是故不又得孔子以乘以御乎其
儒而儒又奚得以受楊受墨之所歸者耶然則
孔子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之者又奚啻家於
儒而家而儒而盛已耶乃若孟子所願所學於
孔子以名家者亦奚啻家於儒家者流已耶乃
孟子乃能若是深乎其所辨所息以深乎其所
著者亦莫非深乎其著孔子所學所講以顯顯
名家所盛著也然則孔子得以著其所學所講

以顯顯名家所盛以盛乎萬世不世之世而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乎其所盛者不又有賴於孟子所願所學所息所著於所辨以名家以析易析範所統所傳所學所講所未盡而亦法孔子家法所易乎易之所未盡易所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性以性乎其命其至於命以命乎其性其盡而非夷惠班尤非楊墨似以著其盛又奚有能著其盛耶雖然孟子所願所學亦若顯

何估園藏刻

顯學而亦若隱隱講者且若未能盡若孔子顯顯以講而各其所講於顯顯以學而名其所學以名家也亦奚能於孔子以學以講名家顯顯其盛著耶雖然惟有所願乃有所憂而乃有所辨也惟其所願惟願孔子以學願乃其所憂乃憂孔子之不著於楊墨之不息憂也而乃其所辨乃又不顯顯辨以息楊墨所不息以著孔子所不著辨耶况辨又容不辨耶辨之不容不辨

而辨不又即講之不容不講而講耶又况講而

又必講者必辨也必講而必辨也辨又不顯乎

其講而又必講者之必辨耶又况其所辨必有

相與以辨者必孟子必與又必與都必亦有二

三子以相與以承聖聖相統相傳以辨而顯顯

焉不又即孔子與顏與曾與二三子相統相傳

以講乎其所學而名家而顯顯者耶又况其所

辨不又即孟子法孔子家法顯顯以辨顯乎其

講以講乎所願所學而亦顯顯以學以講名家
者耶又況其所辨不又即孟子顯乎其講於辨
而於楊墨所不息者不辨以息耶乃於孔子所
不著者不辨以著耶然則孔子顯顯以學以講
名家其盛而又不有孟子所願所學以辨顯乎
其學其講著又奚有能於孔子其學其講其名
家顯顯其盛著耶是故前乎孟子其前以學以
講名家之著而盛於前者莫盛於孔子也後乎

孔子其後以學以講名家之著而盛於後者莫盛於孟子也然則原孔子其學其講其名家之原乎其原不又原於孟子之願學孔子以學以講以名家其原又奚原耶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一卷終